

京華中篇說部
柳溪等著



敬告 奇案

愛國有何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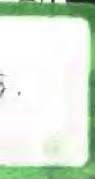
逆子殺母

鬥猶獸困

天網恢恢

罪責難逃

文壇演悲劇



内 容 提 要

在1975年一个隆冬的夜晚，北风凛冽、阴云密布，在一个名叫丝瓜蔓儿的大杂院里，从北屋东头的两间小屋里传出一阵咕咚咚的沉闷响声，接着又是一声巨大的碎裂声……年老少觉的刘姥姥听了心里一激灵，“莫非，沈娘她……那两个小冤家下了毒手？……”这几声奇怪的声音引出了一桩儿子杀老母的警世奇案。

以上是本书中的一篇。全书共有三个中篇，内容不同，但全都是情节惊险、离奇，文笔通俗易懂的好作品，一定会受广大读者欢迎。

警 世 奇 案

Jing shi qian

杜 蘅 编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香河县第二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1.375印张 244000字

1991年3月第1版 1991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900

ISBN 7-5302-0191-3/I·188

定价：4.55元

I247.5
4547

目 录

警世奇案	柳 溪 (1)
铁窗困兽	东方明 (86)
文苑悲欢	许国荣 张 洁 (226)



B 778357

警世奇案

柳 溪

1975年的隆冬，北风凛冽，阴霾欲雪。濒临不冻港的海湾市，似乎显得比其它邻近的平原县份更加严寒而寂寥。旧城堡子里有一条南小街，是一条古老而狭窄的街道，由此又分出像许多触须般的陋巷，乍一鸟瞰，宛若一条百足之虫的扭曲蜈蚣。单说其中一条名叫“丝瓜蔓儿”的小巷，有个门牌七号的大杂院，十几间鸽子笼似的砖头小房，八九户人家，彼此照应，相处也算和睦。北屋东头大椿树底下两小间屋里，住着一户姓沈的人家，老寡母沈王氏带着儿子沈家宝和儿媳江晓枫过日子。

这一天晚上，沈家三烛光的霓虹小管灯足足着了大半夜，照得巴掌大的小院花花达达的闪亮。那灯光在深夜里被摇曳的椿树枝摇晃得一个劲儿的闪烁，竟辉映到南屋刘姥姥的窗户纸上，弄得她眼前发花，多半宿也没睡着。刘姥姥六

十开外年纪，倒有四十多年当“老娘婆”为人接生，如今住在闺女家，又加上这南小街一带的大小巷子里多住着卖苦力的穷困人家，四十岁上下的人，差不多都是经她手接生的，所以她就赢得了“姥姥”的官称。刘姥姥睡不着，眯缝着眼儿自己思摸着：“沈娘屋里整宿亮着灯，为啥哩？……噢，今年春上个，媳妇揣上了肚儿，秋天里出了怀，现在八成是孩子要落草临盆了吧？”

长夜岑寂，这时忽然从北屋东头传来一阵咕咚咚的沉闷响声，接着又是一声“啪啦！”的巨大碎裂声。刘姥姥揣测着一定是沈娘家忙活着接生，她谛听了一会儿，毫不犹豫地穿衣起床，准备走到北屋去帮忙。

正在这时，又传来一声吱扭的响声，北屋的房门开了。刘姥姥掀开窗帘的一角，正看见沈家儿媳妇江晓枫穿着棉猴，围着长毛围巾，手提一个黑皮革包，鬼头鬼脑地掂着脚尖儿，往院里黑着灯的几家邻居看了看，走到门口，拔了门闩，出了大门。好生奇怪，原来她并没有分娩！这深更半夜的，可又为什么发生了这稀奇的音响呢？刘姥姥心里纳闷，坐在前沿炕上，再也睡不着了。

呆了一会儿，她听见北屋又是一声吱扭，门开处，闪出一个黑影儿。刘姥姥认出来，这就是沈娘的独生儿子沈家宝。他站在屋门前，踌躇了一下，划着了一根火柴，火光在他的手里颤抖着，好容易燃着了一支烟，吸了几口，烦躁地将烟踩灭。刘姥姥又悄悄掀开窗帘的一角，这时天已微明，鸡叫三遍，她看见沈家宝双手卡腰，双眼瞪得有如牛蛋般大小，闪着惊慌的目光，站了一会儿，似乎是定了定神，然后锁上门，像只夹尾巴狗似的蹑跖着，走出了大门。

刘姥姥这几年跑街道工作，见过许多稀奇古怪的事儿，警惕性很高，她觉得沈家小两口的行为既反常又鬼祟，不能不引起她的疑惑。先说那咕咚咚的响声，好像做贼打杠子，就像一个人挨了闷棍猝然倒地的声音。再说那“啪啦”一响，犹如瓷器大盆突然摔地的粉碎声，黑灯瞎火。这是干什么？最可疑的是，这两种类似闷雷和爆炸的音响过后，小两口一前一后都溜出大门，消失在漆黑小街深处，这又是为什么？！刘姥姥心里激灵了一下，心怦怦地跳起来，一个可怕的怀疑袭上心头：“噢！莫非是沈娘出了什么差错？有了什么闪失不成？难道这两个小冤家就真那么狠心敢下毒手……”

刘姥姥心里这么一想，沈娘最近这几个月的情景立刻就闪现在她的眼前。她是半年前才被儿子媳妇从北车站地道外老开洼那边一间“篱笆笠”小泥棚屋里接来同住的。沈娘搬到这儿来，很快就跟刘姥姥和同院的邻居熟悉起来，跟她般上般下的大娘大婶们成了亲姐妹。两个月后，姐妹们便看出沈娘不仅是儿子媳妇的免费保姆，还是他们小两口使性子耍脾气的出气筒。沈娘起早贪黑，做饭、刷碗、洗衣服、擦地、缝连补缀，忙得没一点歇脚的工夫。同院的人都听见他大声地喝斥他的娘：“做完这些活儿，老实地给我在屋里呆着，哪儿也不能去！更不能到街坊家去！要是让我看见你串门子，数板凳，你盯着我点的！”媳妇在旁边也添油加醋地说：“把那一堆棉衣服都给我拆了，浆洗完，再做上，要是这些活儿还占不住你的身子，就把我们的毛衣毛裤也给洗出来，留着春秋穿。你别闲得难受，找院里的老婆子们闲扯乱说。这些老猕猴儿，都是些老梆壳，棺材

瓢子，有哪个是好货？我要是听见你跟那些人背后嚼我的舌根子，我就把你的嘴拧成个歪桃儿，我先对你这么说下，到时候可别说我没跟你打招呼！”沈娘在小两口施加的精神压力下，过着避猫鼠儿一般的囚徒生活，低眉顺眼，整日沉默寡言，大气不敢出。只有夜深人静，躲到外间屋墙角自己那个狗窠似的用门板搭成的窄铺上，回忆着自己二十七岁守寡拉扯儿子的艰辛，想着她苦多乐少的一生，才敢掉几滴眼泪，偷着叹息几声。前一个月的光景，沈娘得了一场病，上吐下泻，转成了“锁口痢”，躺在窄铺上肚子拧绞着疼。儿媳妇破天荒第一次亲手给她做了一碗荷包鸡蛋热汤面，她被感动了，流着泪说：“闺女呀，看我这糟唧唧，干不了活儿，白吃饱儿还生病，你天天上班这般忙，还得伺候我……老天爷有眼，快赶忙让我好了吧！”可是由于她过于激动又那么诚惶诚恐，骨瘦如柴又哆哩哆嗦的两手，竟没能接住那有点发烫的瓷碗。碗掉到地上，摔了个粉碎，面个荷包蛋也洒了一地。这时赶巧跑进来两只鸡，不顾儿媳江晓枫的轰赶，围着面条就争抢起来，直到吃个大噎子，才把它们赶开。这鸡是背着街道委员会，偷养在屋里，留着下蛋江晓枫坐月子吃的，每天卧在八仙桌子底下的木枱上，跟沈娘做伴儿。这鸡吃饱了，就回到桌底木枱上，呆一会儿就打了蔫儿，不到晚上就口吐白沫蹬腿儿死了。原来那面汤里下了毒信。沈娘看见鸡死，吓得魂飞肉跳，心里也明白了几分。知道她的儿媳想借着自己生病置她一死。儿子与儿媳公休日不在一天，等儿子星期三公休时，沈娘大着胆子把热面汤毒死母鸡的事对儿子叙说了一遍，儿子一听，气得跺脚瞪眼，高声斥责着说：“娘，你真是脏心烂肠子，老用坏心眼儿猜

人，那鸡瘟来了谁挡得住？你这样胡猜乱想瞎捉摸人，拿着人家的好心当驴肝肺，往后谁还敢贴你的边儿？！”沈娘知道儿子已跟她分心，只有暗自伤心，不再把心里话儿跟他说。她长夜不眠，思忖自己有朝一日必死在这个小妖精手里。她觉得她这辈子活到这个地步，实在是太冤枉。不久后，她的病不医不治，也渐渐好了，在生病期间，她心里打定主意，必须把实情告诉邻居，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好有人替她伸冤报仇。等她能够起来走动，便趁儿子媳妇上班不在家的闲空，讲了那件毒面的事。她拉着刘姥姥的手，哭哭啼啼地说：“姥姥哇，你可是我的老姐呀，我虽然生了儿子，可俗话说‘麻野雀，尾巴长，娶了媳妇忘了娘’，跟咱不一心儿，我又没个亲的厚的，我只求你们一件事儿：有一天我忽然死了，那就是那小狐狸精把我害死的，你们去求政府给我做主……”

刘姥姥和同院的老太太们都拉着她的手，给她说些解心宽怀的话儿，并向她保证说：“你放心，沈娘，要真有那一天，我们一定给你平冤昭雪，让你死也瞑目。依我看，她不敢，她有几条命，几个胆？敢办那伤天害理的事，去触犯国法？”

“文化大革命”最乱的时候，刘姥姥跟街里的干部们也曾商议过，是否趁着这乱劲儿，揪斗那小娘们一回，或是给她剃个阴阳头寒碜寒碜她，煞一煞她的气焰，也给受虐待的沈娘出出这口窝囊气。可是她们正在商量着还没拿定主意的时候，人家沈家宝和江晓枫都参加了厂里一窝蜂哄起来的“造反团”，胳膊上都戴上了印着大黄字的红布箍儿，威风凛凛地戴着柳条帽，手持白蜡干，成群成伙地到处去抄家

了。街道大娘们只好咂咂舌，吓得收回了那次的讨论记录，没人敢再提这件事。……

前两天，沈娘又哭得眼睛通红，连说：“我不行了，活不了多少时候了，我的大限到啦，……咱们姐妹一场，我怕是要先走了。……”

老婆儿们凑在一块儿问她为什么，她只是伤心地落泪，一句底细的话也不说。

此刻刘姥姥想到这些细节，真有点胆战心惊。估计沈家宝小两口都已出门走远，她立刻开开门，走到北屋东头的窗根儿底下，轻声地敲敲玻璃叫着：“沈娘，沈娘！醒醒，醒醒，你还睡着吗？”

没有应声。

“不对，往天这功夫沈娘早该提着篮子，拿着小筒，去给小两口打豆浆、买炸果子、买烧饼、买蒸馍、糖包、豆面驴打滚，调着味儿的买早点去了，为什么这咱还不起来？”

她用拳头砸窗户，咕登咕登，仍然没有回音。刘姥姥吓得转声转调地嚷着跑到隔壁郑娘家砸门，又招呼邵娘和马大婶，把她们都喝唤醒。几个脑袋凑在一块儿，向她们学说了一遍夜间发生的奇怪音响，小两口偷着溜出大门以及刚才砸门不应的情况。最后才说：“咱们大伙儿都盯着点儿吧，说不定沈娘遇害了哪！”

刘姥姥说得不错，沈娘现在确实已经僵挺挺地死在当屋地上了。

那么，这位善良的老大娘怎么就会死在她的儿子和儿媳的闷棍之下的呢？难道是发现了老太太年轻时有过什么风流韵事？现在还有什么隐私？如果不是这些原因，那么又是什

么缘故使这对狠心的小夫妇非要用谋杀手段来结束这位孤寡守节老妇人的性命呢？

说起来，那就话长了。

二

这要从沈娘的身世说起。

沈娘原是海下人，家住琵琶虾沽，名叫王秀梅，因为无房少地，自小随父母做了旦家，乘着一条淀里人俗称为“四舱”的打鱼小船，放波逐流，漂泊天涯，随着鱼汛，四海为家。到了十五岁，父母把她许配给一个专给渔船货船当搬运苦力的，人称“扛河坝”的小伙子沈图强。王秀梅从此下船着陆结束了水上生涯，跟丈夫在子牙河、海河、大清河的三岔河口土牛上搭个窝棚安居下来。沈图强不惜力气，仍是搬搬扛扛，当他的“扛河坝”；王秀梅便给远离家小的船工艄翁缝缝连连，做了海湾市人称的“缝穷妇”，挣得几个钱，贴补家用。他们也生过几个儿女，但因请不起老娘婆接生，又住不起新式的医院产房，孩子落草后都得了“四六疯”或是“六九疯”，活不到十天，便都死于襁褓。可怜这小两口，不断地求神拜佛，上河神庙，到娘娘宫，祈祷南海观音大士，烧香许愿，求告子孙娘娘赏他们一儿半女，老来好有依靠。可喜的是，已有多多年不孕的王秀梅，二十七岁那年的春上，终于又身怀六甲，生了个白白胖胖的儿子。孩子一呱呱坠地，两口子便像托着个金蛋，不错眼珠地日夜看守着这个月窠儿小孩，不敢动响器，不敢大声说话，连放屁咳嗽一概

都得跑到屋外去，就这样度日如年般地居然熬过了十天，孩子没有抽风。他们的日子虽穷又苦，但他们还是倾囊为儿子办了“十二晌”。河坝上的工人，轮船上的搬夫，还有房边左右的街坊邻居，都带着三五鸡蛋、一包红糖做“小礼”参加了这贫寒人家的“庆典”。贺客们由不得都说些“长命百岁”、“吉祥富贵”的吉利话儿。两口子乐得合不上嘴，忙把那胖胖的婴儿抱来，双手托着请客人们参观。那时正好酒过三巡，碟光碗净，杯盘狼藉，便离开饭桌，凑将过来。沈图强拱手作揖，一躬到地，便对一童颜鹤发银髯及胸的长者说道：“白爷！您老人家既是儿女齐全、子孙满堂的‘大全人’，又是这贵宝地的寿星老儿，我这小犬虽说降生在贫寒之家，但也来之不易，您老识文断字，又会占星卜卦，兼看阴阳风水，我就借您老吉言，赏小犬一个大号吧！”

白老先生在三岔河口鱼行担任账房先生，又是船业董事，他能到这草屋茅舍赏光饮酒，被看做是蓬筚生辉之事，所以沈氏夫妇都有点受宠若惊。岂知这白老先生，自幼偷鸡摸狗，一肚坏水，与富豪之家的子弟结交鬼混，常带那些不务正业的纨绔子弟，到那烟花柳巷，鸳鸯野合之处，沾花惹草，宿娼眠妓，抢男霸女，及至成年，便成了这河口附近一跺脚四街乱颤的一霸。到后来，那讨渔税的和官衙地保，都纷纷和他结拜金兰，于是他便成了当地商会的帮办，地方的缙绅。他有了仗势欺人的雄厚资本，就不断“摸个红头绳”，专调戏猥褻奸污良家妇女，沾上人由此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桃毛儿”。按水乡人的说法，这“桃毛儿”的意思是，好勾引桃花似的女人。只要谁一沾惹上那毛儿，就浑身搔痒刺疼，形容他这老家伙既可怕又讨嫌。他虽读书不多，但那淫

书秽画，却涉猎不少，尤其对那西门庆的香艳之事，势必躬亲实践。老来虽然“那活儿”已是“银样蜡枪头儿”，但摸索摸索，黏黏糊糊，总是少不了的。你道这年过七旬的老“桃毛儿”，真的是为参加沈家小儿的“十二晌”宴庆吗？非也，他无非是想把那毛儿沾在桃儿上罢了，一句话，他对沈妻王秀梅的姿色，早就垂涎已久，今日一见那分娩不久的王秀梅，因躲了十几日，风吹日晒，脸色粉白，浓眉大眼，乳房高耸，甚是丰满肉感，一见之下，真有如猫儿见了小鱼一般了。

那白老“桃毛儿”一听沈图强求他赐名，便连连答应，走至王秀梅面前，做出细看婴儿的模样，将手伸到那包裹孩子的猩红斗篷下面，捏住了沈氏的一只手，用那弹弦子般的长指甲，一个劲儿的抠她的手心。另一只手捋捻着银色长髯，做出细观婴儿之状，那只手却在斗篷下加劲揉摸。沈王氏虽然心里像明镜儿般知道这老色鬼借机调戏占她的便宜，却只好落个哑叭吃亏不能声张。

呆了好一会儿，那老“桃毛儿”终于撒了手连连点头晃脑地说：“我看这小儿生得天庭饱满地壳方圆，一副贵样，将来必定主着大富大贵，你夫妻二人也能坐享荣华。你俩中年得此贵子，诚然上苍赐宝，故我给他起个名儿叫家宝，你们大家看如何？”

贺客自然一阵喝彩。自此这男儿便叫了沈家宝。常言道乐极生悲。不想就在那年冬天，天降鹅毛大雪，又加北风呼啸，正赶上渤海湾边装货启运。可怜那沈图强扛着二百斤大包的小站稻米，要登上一百米高的跳板装舱上货。不料那板滑风大，一个趔趄从跳板高头摔到码头上面，严冬水泥地面

硬如坚冰，沈图强连人带货一头栽下，米包砸在他的胸部，当即摔得心脏破裂，口喷鲜血不止，一命归西。掌柜白老“桃毛儿”命人用船板将沈图强抬回家去，王秀梅见抬来一具血人，吓得魂飞魄散，昏晕过去。幸得邻居大婶烧着黄裱纸熏她，又掐着人中，灌她红糖姜水，才救她缓醒过来。靠着河坝码头卖苦力的哥们周济，买了一具柳木“狗碰头”的薄板棺材，才算把猝死的沈图强掩埋在跑着红眼野狗的乱葬岗子上。要不是顾念未满周岁的小儿家宝，王秀梅简直就会跳进坟坑一头碰死在丈夫棺上。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好端端的一个温暖小家庭，转瞬间即落得个家破人亡，举目无亲，简直像天崩地裂五雷轰顶一般。秀梅那娘家，自民国廿八年发大水之后，随船远航，飘流无定，音讯皆无，不知是船翻人沉，葬身鱼腹还是远走江河湖泊，浪迹海疆，再也难于寻觅。无亲无靠，如何过活？这时期也有好心人给她说明媒，劝她再蘸，可是秀梅恋念与图强情深意笃，又怜他猝死暴卒，发誓永不再嫁。图强死后没过百日，老“桃毛儿”便打她的算盘，差他的心腹管家，暗地与秀梅捎信，说是秀梅要能跟他“明铺暗盖”，当他一个“外家”，他就保她母子有吃有穿，还可小富小贵。秀梅知道那老鬼凭借权势与财力必定要缠她，玷辱她的清白，使她陷于不节可耻之境，等那管家走后，便悄悄辞别几家要好邻居，抱着儿子小家宝连夜逃离河口，顺着大堤，磕磕绊绊，逃进海湾市。

这海湾市，本是大海之滨人文荟萃的繁华都市，乍看外观，只见高楼林立，大厦耸天，车如流水，马如飞龙，但细细观察，便可发现奇怪现象。且说这海湾市本是堂堂中华国土，那里却既有“中国地”，又有所谓世界各国列强的“租

界地”。租界地里柏油马路宽阔，道路两旁遍栽法国梧桐、美国杨树，浓荫垂地。于错落枝柯间，掩映着一座座峨特式、北欧式的小洋楼，街头间有小小花园，假山凉亭，草坪花坛，玲珑剔透，芸香迷漫，唯有园门之上，挂一木牌上写“禁止中国人和狗入内”。租界地里不仅住着中华帝国时代的王公大臣，军阀混战时期的督军省长，也有民国卸任退居后台做寓公的总统部长，更有手眼通天、钱能通神的富贾买办，汉奸流氓，青皮混混儿。至于那漂洋过海的亡命国君、佩戴沙皇勋章绶带大腹便便逃亡的白俄将军，衔着密命的各国外交使节，花枝招展美丽非凡的谍妓，冒充学者诗人衔着“三B牌”烟斗的谍报特工，戴着高筒帽身穿燕尾服手提金漆杖的绅士，还有那碧眼黄发、细腰丰臀的女士等，皆昂首挺胸，阔步街头，涌入“百乐门”舞厅，或系羁于跑马场、回力球、轮盘赌，砰砰喳喳，通宵达旦。只可怜那王秀梅，怀抱着孤儿，饥肠辘辘，愣得全傻了眼。真是讨饭都找不到大门，还要挨那法国大肚巡警、印度缠头巡警的棍棒。还是遇见了过路的好心人，指给她一条明路，使她走向了那通往“中国地”简称为“华界”的贫穷区域。

“中国地”与“租界地”相比，真有天渊之别。马路年久失修，到处是坑坑洼洼，胡同狭小，房屋湫隘，除了几条大马路上还有一些百货店、绸缎店、点心铺、酒楼等的大买卖外，其它都是些窄窄巴巴一间门脸的连家铺，主要是卖些针头线脑、秋油伏醋、满汉茶食、烧纸香料之类。都是小本经营，无非是养家糊口而已。别看这地界如此贫困寒酸，小市民中不乏乐善好施、积功好义之人。王秀梅抱着孩子沿街要饭，一

些善男信女慈悲为怀的老太太见了，都眼泪汪汪地慷慨解囊。

有一天，她过河渡过一条草桥，来到河北大街，在“树仁里”那条小胡同要饭。敞着大门的小户人家，一见这年轻的女人，抱着个面黄肌瘦的小孩儿，大人小孩儿就把她包围起来，向她打听家在哪里，如何要了饭，孩子爹是干什么的等等。王秀梅向他们叙说了自己的身世和不幸的遭遇，惹得那些婶子大娘们陪着她也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泣起来。大伙儿一招呼，都跑回家拿干粮、盛稀饭、倒茶水，还给孩子打了一饭勺加二供白糖的稀糍子，让给小家宝往嘴里抹着吃。人群中有位姓余的大娘，心地善良，她每逢初一、十五吃斋烧香，求观世音菩萨让她死后升天，别下十八层地狱，所以素来以慈悲为怀。余大娘见这孤儿寡母沦落街头乞讨，十分可怜，便对她说：“瞎，宝儿妈，依我看，你带着孩子每天长街要饭，饥一顿饱一顿的，也不是个常法儿，再说，你这样年纪轻轻的，露宿街头，日子长了，难免不碰见个坏蛋歹人，深更半夜，糟踏了你，他扔崩一跑了事，你可上哪儿鸣冤叫屈去呀？我说，不如你跟个主儿，当个老妈子，做做活计，跑个上房，挣个月钱，也算有个准靠，你看这咋样？”

王秀梅遇到好心的知心人，实在感激涕零，急忙请了一个蹲安，说道：“善人哪，那敢情是好，只是我不知道到哪儿才能找到一个雇主？”

“这好说，我先带你到‘媒人店’去打听打听。”

余大娘等王秀梅喝下那碗饭汤，又往要饭兜子里装上大伙儿给的干粮，便带着她们娘儿俩穿街走巷，到了培德里胡同那处“媒人店”。

“媒人店”——也就是如今的保姆介绍所。在旧社会，

店主多是女的，她们最初也都来自农村，在大都市给阔人家当老妈儿，渐渐地积攒了一些钱，便租赁下一个闲院，有几间房子，搭上通铺，专招从乡下来的穷人，在这里住宿，等着雇主。店主一来可以收住店钱，二来也可以收受介绍事由的佣金。那店主有时也极霸道，如果不偷着给她点额外贿赂，她就不积极帮助你介绍事由，让你在店里住着蹲大炕，干赔店钱饭钱。还有更可恨的店家，专收一些孤苦无依的年轻妇女，好给那离家出外跑买卖的老客跑活儿拉牵皮条，白天刷锅做饭，晚上跟主人睡觉，当临时“压寨夫人”，这差事有个专名词儿叫“上炕老妈儿”。

王秀梅新来乍到，对这些鬼画狐当然一窍不通。余大娘把她领进门，那梳着高高大盘头，挽着景泰蓝烧花大银簪的女店主乍一见面就拍着巴掌，冲着余大娘，操着三河县的口音喊嚷着说：“嘿哟，我的老姐姐呀，你可是着魔发疯了不成？咋给我领来一个叫街花子呀？”

余大娘少不得给她陪着笑脸，插科打诨，好话说上一车，一个劲揉肚子礼拜。

“女东家，你只当积德修好啦，留下她，先给你这店里当个老妈儿，赏她碗饭吃，暂且有个存身之处，容后给她找个主家，她挣了月钱，再一并跟你清账，外加二分利，你看行吧？”

女店家一听有利钱，早已同意，但嘴上却“念秧儿”，她拍打着余大娘的肩膀，摇晃着大簪头说：“哟，我说老姐姐，你可真是菩萨再世，你且告诉我，她是你的啥人，你这等惦念？我跟你说实话，这年头咱这媒人店本小利薄，苛捐杂税太重，搭个闲人白吃饭可赔不起，我告诉你吧，现在拐

带人口的贩子也多起来，奉警察局令，凡住店的都要有保人，你快说她是你的啥亲戚？”

余大娘毫不迟疑地看了王秀梅一眼，递了个眼色，说道：“女东家，我也实话对你说吧，她不是外人，是我娘家那边来的亲戚，我姐姐的闺女，我的亲外甥女儿，跟我的亲闺女一样，就算我的保人还不成吗？唉，可怜这丫头年纪轻轻的却守了寡，海下那边又发了大水，只好逃难投奔到我这儿，俗话说‘救急救不了穷’，总得找个营生儿才是正法儿呀，想来想去，就找到老妹子这儿来啦，你修修好吧！”

这女店家也是一个寡妇，但却是一个吃荤的风流寡妇，姓金，在老城里南市一带都官称她“金妈妈”。她颇有些姿色，长一张巧嘴儿，能说会道，又会巴结奉迎，她给督军倪嗣冲跑过上房，每逢寿诞喜庆，客人给赏钱，伺候牌局又落抽头，所以很攒了点体己，便开了这个老妈店。她听余大娘这一说，便偷偷膘了王秀梅一眼，只见她虽然眼下连冻带饿糟蹋成这副邋遢模样，可细看那眉眼还真有几分俊俏。她心下暗想：要是在店里吃一阵子饱饭，养一阵子身子骨儿，说不定让她当个管睡觉的“上炕老妈儿”准够尺码。要是给她吃一阵子腥货，鲫鱼汤、七星肘子，说不定还能把她的奶水催旺喽。这年头富贵有钱人家雇奶妈的主儿太多，可惜奶妈的“货源”太少。雇奶妈的“行情”看涨，除了高于日常老妈工资的五倍以外，还要给四季的衣裳，三节的赏钱，一挂银兜兜练儿，一副包金镯子，为了催奶，平常的饭食还要多加荤腥菜肴。她这一来，真所谓“奇货可居”，财神爷上门，定能要个可观的大价钱，到那时，她金妈不是从中可以大捞一把发个小财儿了吗？那为啥放着河水不洗船呀？何不